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九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盡甲午宋徽宗政和四年　凡十四年

辛巳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君上為陽臣下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君子道消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

發明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夫以國家將興雖不求禎祥而禎祥自生國家將亡雖不欲妖孽而妖孽自見此無他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故耳時方正歲之始赤氣起于夜間善乎任伯雨曰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君上為陽臣下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君子道消之證也是時中國之政事日非在位之小人浸盛伯雨之言豈不為明驗乎徽宗苟聽其言益加惕厲則天變可弭人心可得惜其不足以語此即綱目之所書察當時之得失則世之治亂可以觀矣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邉事易逐言官辨明宣

仁誣謗且云葢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純仁性夷易寛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茍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凛然有仲俺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於純仁見之也

皇太后向氏崩

謚欽聖憲肅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陳氏帝生母也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没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蕭氏曰貞順皇后誅伊遜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伊遜德勒台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户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

太后于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國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户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無以對

發明　章惇動搖中宮毒流海内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臺諫論之契丹議之是不惟國人皆曰

可殺雖契丹亦云可殺嶶宗誠宜加天討而正王誅也蓋大惡不誅無以懲惡大善不賞無以勸善夫何既因衆劾僅貶雷州然則宋于小人何惜之之深而于君子何棄之之速哉綱目書貶章惇若無罪焉者宋用法太輕故書法如此所以深譏之也

廣義　章惇罪惡彌天不可勝誅者也徽宗一得正言伯雨之論即當原情定罪明正典刑使華夷知此大奸之脫距則新服光明神人胥悅顧不偉哉夫何伯雨之章八上猶且逡巡不決必待臺諫諸公極論然後止貶其為雷州司户參軍足見其無剛果勇決而不足與有為矣書曰慎厥終惟其始徽宗其昧于此哉綱目所以特月之而削其官者蓋亦代徽宗之斧鉞也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并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廣義　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也使徽宗移任曾布之心以任伯雨則于初政豈小補哉然則分注載曾布徙伯雨為度支員外郎而綱目則歸之徽宗者命令出于君而徽宗不得不任其責也

夏四月朔日食○葬欽聖憲肅皇后○六月罷尚書右

丞范純禮

時韓忠彦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説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是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廣義純禮大臣也于其罷而外注謂之誣者何耶蓋徽宗初政乃君子小人並進之時也豈有

邪正並立者哉況范公日侍徽宗又不能卜其為人之實世稱二疏見幾范公其有愧焉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于巳為同忠于君為異借威勢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令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楶同知院事陸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彦有姻好忠彦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辞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據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

信宿出瓘知泰州

發明 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為泰內小人而外君子所以為否或以君子小人雜處則是賢否異趣亦難為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然治天下者如人之一身其血氣周流則生血氣壅閉則死君者骨肉也臣者血氣也任伯雨江公望以論事切直忤曾布而罷官范純禮陳瓘亦言事剛直忤布而降官職則是小人復盛君子復衰矣天下烏可得而平治哉此君子所以深為徽宗惜也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一歲中罷兩權給事中一右丞一司諫復名一巨姦為翰林學士則徽宗初政之失蓋可見矣

十一月以陸佃温益為尚書左右丞

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内如鄒浩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吕希純吕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名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于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録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虚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宫言之由是宫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彦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發明 三家城費春秋以為履霜之戒蓋凡事當謹于微其微不謹其盛難制是故履霜之事雖

未至于堅冰而聖人以為堅冰之將至然則幾微之際豈非聖人所謹乎司馬溫公曰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力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稷臯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於乎自蔡京進用而君心漸驕矣正人漸逬矣小人漸盛矣無益漸作矣夫小人所進雖微所害極大歷觀自古以繼世之君未始不成于君子而敗于小人也故尚書曰君勿以辨言亂舊政周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論語曰遠佞人古之聖人惓惓以小人為戒則其教詔來世也亦深切矣綱目以蔡京復名而特書于冊者其亦履霜堅冰之意云

廣義　翰林當以宿儒處此祖宗之垂訓也蔡京奸險渠魁豈可居此況乎文苑清高之地烏可以宦官宮妾之譽者而當是任邪徽宗所見若此他日委身沙漠尚何尤哉

再詔改元

曾布主于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發明 再詔者已甚之詞也哲宗之時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遂改紹聖之號此亦曾布主于紹述遂改崇寧之名然則曽布一小人而兩朝天子皆為所惑布之罪可勝誅哉直書于册深譏之也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彦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彦更神宗之法是忠彦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

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别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温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温益益忻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于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廣義 徽宗欲相蔡京意什八九又得醜類無恥一策譬則爇火而油沸湯而薪雖有龍逢比干亦無益于事也宋室不競豈無自哉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還稷尚書而以王覿代為中丞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發明於戲徽宗至是浸不克終矣欲觀其政事之得失先觀其用人之賢否人君用人賢則政事和而天下治人君用人否則政事舛訛而天下亂矣故孟子曰國人進賢如不得已豈稷以正直而罷職蔡卞等以奸邪而復官則是涇渭不分而是非無别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綱目據事而特書之則其予奪之意亦深切而著明矣

壬午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發明 地乃陰質小人乃陰類地宜靜而震則是陰盛陽微下干上之證也是時羣陰浸長小人盈朝災異之來必矣張氏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修德熒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修省者也今而太原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其異莫甚于此焉宋之君臣曽未見其省己責躬之實上下恬然恝不之懼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垂戒切矣

二月太妃朱氏卒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哲宗生母也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於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發明　慎終惟始哲王所遵閑邪存誠聖人所謹葢莫難制者人心莫難遏者私欲是以古之聖賢皆防欲于未萌禁私于將動孔子之告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釋經文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也何則欲心一萌終必難制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故紂為象箸其子知其必驕侈也徽宗初政清明至是蠱惑爰命宦者製器蘇杭嗚呼陋矣天子器用自有常制曲盡其巧謂之何哉自御器既作而花石禽玩之事興花石禽

玩之事興而慕道窮兵之事舉由是小人擅權朝綱日紊天下大亂浸不能支人君一念之偏其流之弊至于如此所以有天下者當謹之于微也綱目特書于策者一以見用費之漸一以見奢欲之漸一以見亡國之漸也其謹微之意深矣

廣義此亡國之囚也書曰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此之謂乎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僉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廣義此正治亂之機紩興亡之關捩也使徽宗移用曾布者而用忠彥則如金之禍何自而來哉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吴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罪籍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于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覿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

黄庭堅黄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跂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郛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瓘龔夬汪衍余爽湯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扆楊偁陳佝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無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曾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

亳州卒

發明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錮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過絶國能久乎宋自仁宗寶元元年書詔戒百官朋黨慶歴四年書詔戒朋黨相許其端雖起于仁宗然亦戒之之意非籍之之意也徽宗即位纔二年上書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羣姦肆虐罔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捄之其禍少息見忤朋邪遂為罷出可勝惜哉綱目備書于册所以深識之也

以許將温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于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台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歛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堦夊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言布援元祐之姦黨擠紹聖之忠賢于是布請罷

出知潤州

廣義布與京同一姦黨也宜其魚水何冰炭乎噫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此小人之情狀也聖人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信哉綱目嚴于去惡故于曾布免不惟月之而又不衛之也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發明宰相弼亮天工師長百僚不可以非其人也商高宗命傅說曰濟川作舟楫大旱作甘霖和羹作鹽梅陳平對文帝曰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百物撫四夷相道有關于君道之成敗是故精于遴選罔敢輕忽蔡京以翰林學士承旨尋為尚書左丞未幾擢為右相不過鼎之九四耳安能免

折足覆公餗之凶乎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自是以右揆躐拜左揆得君如彼其專功烈如彼其卑君心愈驕天下愈亂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

深貶之目

禁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廣義嗚呼汴宋之禍始于神宗安石終于徽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之下

章粢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於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

百人外舍

二千人

發明 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葢自古小人之所以悞國者聚歛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鬬適負釋繫囚丁謂請罷兵撫蠻寇令蔡京入相請興學貢士回視欽若丁謂前後一轍其與君子處事何異惜其旣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未始不為小人也然興學貢士作辟雍本為美事作之于貶斥正人之後乃所以識之耳

廣義 大抵學校之設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正以善惡而為禮義先見之地令蔡京以姦而欺君以邪而害正以惡而淩善凡人之所不為者京一切為之也然其建學之舉正以陰為不善而陽欲

揜之也學者以意逆志則如見其肺肝矣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廣義　書曰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分注云京引之而其綱若不預京者責在徽宗也

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役法○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黄庭堅孔平仲等内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攻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以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廣義抑考元符三年夏四月丁酉朔食日之變于時上書者有崔鶠極論章惇之惡既而又有陳師錫龔夬豐稷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論蔡京之姦故京有罪免官至此立黨人碑籍元符末上書者追憾諸公故也噫京之此舉固不足以加損于彼而適足以重己之過也書曰作偽心勞日拙京

之謂矣

冬十月蔣之奇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於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官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守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户參軍

黄履祈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發明 復廢者甚詞也孟氏哲宗之后徽宗之嫂況曽母儀天下哲宗以非義而廢之今念既久徽宗已知其枉復其后號此萬世之公議也今因奸黨之言遂興復廢之典正諸名分豈有臣廢君叔廢嫂之義乎韓忠彥等黙黙既久茲因主復孟后仍為竄逐貶官嗚呼正道不行而邪說滋橫天下自此多事矣若徽宗者果何以師表百王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考之哲宗神宗之嫡子徽宗神宗之庶子于時神宗支庶最多而徽宗之行居十三也哲宗以無嗣之故傳位徽宗則是徽宗受天下于哲宗矣夫天下既受于哲宗則哲宗乃徽宗之父而

孟后乃其母馬況乎孟后之廢實由無罪天下寃之忠臣救之令而一聽讒賊之言而復廢之則徽宗乃無母之人也嗚呼禽獸尚有母豈有身為萬姓之主而反禽獸之不若哉是知當時天地鬼神之交憤而陰祐金人之殭而假其手理或然矣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將蕭哈里叛女真部節度使英格擊斬之

蕭哈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克展部遺族人額特埒至生女真約同舉兵英格執之會遼主命英格討哈里英格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及與哈里遇時遼兵追哈里者數千不能克英格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遼將許之英格使

阿古達與哈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哈里首獻于遼遼主大喜賜予加等英格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未幾英格死兄子烏雅舒嗣

廣義 遼始弱而蕭哈里叛金始强而英格能討叛臣以此見天心之向背栽培傾覆理必然矣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於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發明 甚矣小人之愚弄其君也當時之正人獻可替否一切指為邪説毫髮之事莫不畢舉以

誣善良其禍慘矣鄒浩諫立劉后在理當然蔡京惡浩偽為造䟢羅織其罪乃竄昭州然則一飯之德必報睚眦之怨必償小人之故態也今以蔡京陷鄒浩之事觀之為益信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見矣

廣義　小人投間抵隙以中傷善類其心無時而不在也京賊之陷文忠果如陳瓘所料吁可畏哉君子之防小人計亦不可踈矣

癸未

二月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於遠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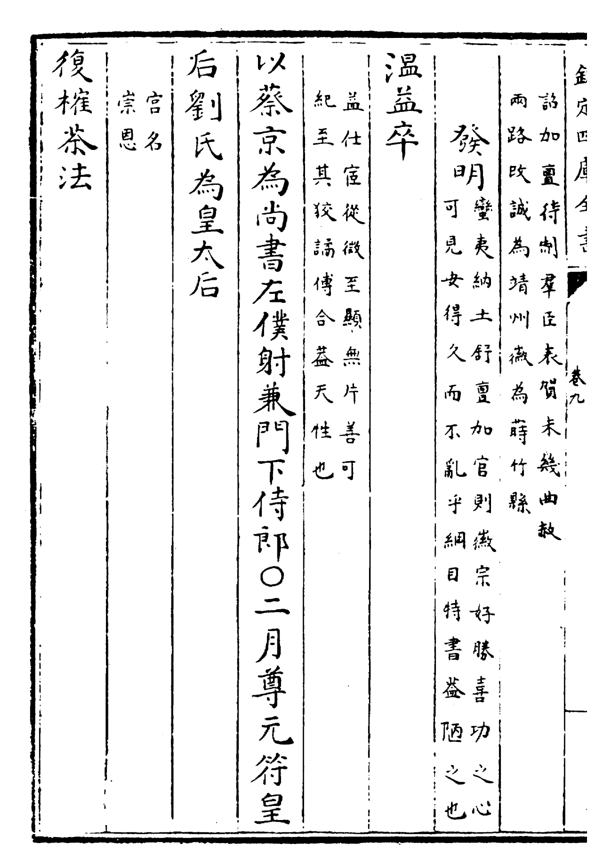
蔡京蔡卞怒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康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

京師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發明　安置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考之分注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黨事同日貶竄謂之何哉朱子曰小人為惡有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媢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于此者以其有惡于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于後世而未已也當時之正人悉其羅織悉陷于罪相繼貶竄死亡畧盡悲夫卒致天下大亂勢不能支伊誰之過歟小人之過也故綱目一書再書葢亦傷時之意焉耳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


詔加直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蒔竹縣

發明 蠻夷納土紆直加官則徽宗好勝喜功之心可見安得久而不亂乎綱目特書蓋陋之也

溫益卒

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傅合蓋天性也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

宫名崇恩

復榷茶法

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稷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榷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荊湖兩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民園户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廣義 分注云禁元祐學術蓋元祐學術有兒童走卒皆知者有先帝誦其文章而擢用之者用為講官而欲人主親賢士大夫而遠宦官宮妾者凡若此類皆其學術之正是以施諸政事無往不善特許安石之姦故各罷竄逐耳噫元祐學術豈直善于宋哉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數君子者何負

於宋而鋤治斂揚之若是邪觀其禁元祐學術則凡非元祐學術之公平正大者一切用之而恣情極欲靡所至矣徽宗終于播遷其亦自貽厥禍也哉

策進士於集英殿

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惇兄也又黄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臨軒名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發明書策進士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李階黄定等十八人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上書邪等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録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策士以待非常之才

而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黜策士若是果何取哉吁

廣義 蓋聞衆者公論之所在也于時廷試則羣賢畢至國論豈有公于此者乎然既賜其及第矣而蔡京復追衊日上書之正與邪者黜陟之何哉跡其心術無非欲新進者之附乎已也嗚呼京雖售奸計于一時萬世公論京其能逃乎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張庭堅秦觀文集

廣義 文章之用于世猶元氣之運于天地間也彼陰霾妖氛雖欲蔽之得乎蔡京當國未幾而

詔毀諸賢文集者其意蓋欲諸賢蹤跡滅聲銷影沈而後已吁使其文章果無繫于世教則蔡京奚能媢嫉之若是哉然則京于諸賢其所以毀之者適所以舉之也京能毀于當時其能毀于後世耶實足以自毀之耳

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　考之蔡京嘗為翰林承旨于哲宗之世衆論其奸而落職矣京也正當痛懲前日之非變惡為善幸而當國非京薦賢之時乎彼之受其薦者雖以趙挺之之輩而彙征矣然其惡未形能相戒而善則變而為君子矣豈不美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惜乎京之才識不足以及此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毁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虚又言頤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于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發明 按劉氏書法除名例有二書除某名者無罪者也其除名者有罪者也夫以河南程子接孟氏不傳之緒為當代儒者宗師而羣奸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則邪説誣民可勝誅哉雖然孔子大聖而有叔孫武叔之毁孟子大賢而有嬖人臧倉之沮此皆斯世隆替之大機也聖賢樂天之誠抑何為而不豫乎綱目特以無罪例書則其深疾當世之意隱然見于書法之間矣

廣義　伊川既致仕者無預于宋事矣今亦除其名者何哉蓋蔡京既進羣小則陰類衆矣況乎伊川名尊汚世正猶剥之碩果也碩果不食則衆心願戴于君子宋事或可為也令京于碩果猶且食之則是通天地間而閉塞焉者也讀史者至此寧不為之三嘆

更鹽鈔法

蔡京欲裒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貲更鈔已輸錢悉乾沒于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已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廣義自古姦人誤國未有不改作成憲者也況當時跳梁跋扈者莫甚于西陲足于邊用者莫甚于鹽法蔡京欲固寵而不顧國派之促其為計甚于鴆毒也可不畏哉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都爾伯奉希斯羅斯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内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陜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扎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鞾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伯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

險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都爾伯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穆爾中矢去道遇都爾伯與俱適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彦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别駕范純禮為静江軍節度副使奪將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發明　春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適座君子譏之況使之監軍者乎童貫逢迎其主輕佻開邊卒以覆國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何甚矣胡氏曰前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徽宗不知鑑覆車之轍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
君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
及祭司馬光文斥其反覆
罷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廣義 小人相處決無終合之理譬諸二陰相轢常欲凝滯豈能和順而長養萬物哉觀諸商英蔡京可見矣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漢州教授者殽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造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以及

承直郎書記支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團防推官為從事郎令録為通仕郎知令録為登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為從政登仕為修職將仕為迪功

廣義

人君設官分職莫要于名實之相稱名實不稱其為治也皆苟而已書曰始定選人階官者以見前此未嘗定而此始定之也孰謂洵武小人而無是見乎所謂能動人主正此類也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發明 於乎小人之疾忌至是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是甚矣朱子曰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于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悞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前書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又書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書令州縣立黨人碑略無一毫於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疾之深也分注載石工之言深合道義矧得時行道出于安民萬萬者而反蠹害善良哉宜乎分注備載以表之也一書再書深惡之耳

廣義 安民一石工也尚知國事之非則當時食祿于徽宗者皆懵焉無識可知矣觀其得罪於後世之言非有卓然之見者能之乎安民剛正如此使徽宗知而舉于微賤之中則有識者皆彈冠願仕矣又奚翅免如金之禍將見回宋狂瀾于既倒不難矣噫人才之生無處無之特顧人主所尚

何如耳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可不慎哉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澧州邢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器及兵車萬乘于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罪也適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逵主即位寵待加厚歸其父和囉噶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

甲申

三月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来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發明

立法亡弊其弊尚多立法有弊其弊滋甚宋興来而錢法屢變則有折二折三當五然皆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于諸路噫錢法屢更民不知遵守矣小人欺蔽之禍可勝言哉

故綱目特書以著其失

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因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黄鍾律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黍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于范鎮窺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人未之信也

發明古之聖王珍禽奇獸不足以為嘉祥而時和年豐方謂之嘉祥景星慶雲不足以為太平

而民康物阜方為之太平是時災異頻仍弊政繼作斯民之憔悴益甚太平之瘡痍未安徽宗方且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鄙夫逢迎君意蓋禮樂之事待人後行漢津蜀之方士謬舉于朝定樂鑄鼎豈不貽笑夷狄取譏天下乎

直書而義自見者此類是矣

三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内藏

發明 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兇古先哲王戒飭如此所以終無危溢之行也傳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天子無私蓄量入為出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徽宗侈心一動浸不克終以為國之常儲不足復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内藏恃其富實而土木金革之事興矣土木金革之事興暴斂橫征之事復作則民

不堪命天下豈不從而殆哉直書於冊其義見矣

廣義　金銀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民者也烏可輸之内藏而不與民同哉噫商紂無鹿臺之積則必無牧野之誅德宗無瓊林之富則必無奉天之幸徽宗無内藏之諭亦未必有如金之禍傳曰不仁者以身發財此之謂歟

三月大内災○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

高麗既與生女真通好會烏雅舒遣碩碩歡以其兵狗海蘭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于已使人請議事碩碩歡使博囉往而海蘭甸亦使二詳袞如高麗高麗執二詳袞而拒博囉不納于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碩碩歡連破之及必勒騰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

請和由是使好復通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還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廣義

蔡京得志之初切欲箝制天子即置講議于都省至是罷之者何哉蓋何以講議名則凡曰公曰私皆得而議之也今京所為皆私而議之者或出于公則必與京矛盾矣噫置此司者蔡京也罷此司者亦蔡京也大臣之秉鈞衡不出于公則不無亡人之國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王厚復鄯廓州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約宗噶爾川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斯羅斯張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斯以一騎馳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斯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斯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喇寶鈞凌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趨拜

原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甞宣力王家奮擊夏人而王

安石主王韶章惇主主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其國嘉勤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不較勝于宋哉

廣義 奸臣國寵榮身未始不以僥倖邊功為事殊不知功雖成而國用隨困譬猶刲股充饑饑雖充而身亦隕其為身謀也愚矣哉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于顯謨閣

廣義

抑觀功臣圖形于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宣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煙嗚呼功臣得預于是者豈偶然哉非攻城畧地則謀猷贊畫是皆有不世之功無前之積故人君思念不忘所以圖之于既往而勉之于方來也今也徽宗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寧元豐功臣者意安在耶豈不曰熙寧有功之臣莫加于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之于閣正欲使我後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之萬世不替矣噫徽宗用心若此宜乎媲美漢唐之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之稱徽宗委身沙漠而有昏德之歸蓋漢唐之所圖者興王之業徽宗

之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之所以不同也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荊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發明 嗚呼時丁否運正學不明上有陰柔之主下有陰柔之臣正如大易繫辭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傳曰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無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愚誑人主又以春秋為斷爛不列于學官其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擢髮不足以數其罪也

豈非聖門之讐隙乎雖以之配享魋猶為不宜况我夫子在天之靈安肯與邪僻小人會于一堂廟之上而享此非禮之祭哉綱目書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嗚呼吾夫子德侔天地道貫古今納汚藏疾無所不容自古帝王莫不由之而興背之而亡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是也特以有德無位故得專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權觀夫春秋一經斷自聖心起自特筆如化工之妙隨物付形隨事立義此其志也彼左氏浮誇公穀想像紛紛先儒之說皆未能造其藴奧其大要則周子所謂春秋正大道明大法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信乎為傳世之要典經世之大法也有德者不可不崇信此經也夫何以荊公執拗之偏慮已以妾婦之道要君及乎當國則違棄聖經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其叛此經而讐于吾夫子也

甚矣噫豈唯是哉吾夫子迅雷風烈必變安石則
曰天變不足畏吾夫子以武王周公善繼善述安
石則曰祖宗不足法吾夫子以聖人之言為可畏
安石則曰人言不足恤豈不悖哉以之配享與孔子
無所玷而于王氏亦無所榮而微宗則徒
遺萬年之臭也此又讀史者之所當知

置書畫算學

書學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說
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餘書皆說問答以所解義觀
其能通書意與否畫學以不倣前人而物之情態形
色俱若自然筆韻簡高為工算學以九章周髀及假
設疑數為算問仍併歷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其生
皆占經以試其取士法畧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
通仕登仕將
仕郎為次

廣義　蓋聞人君之學以修身為本以齊治為末本末具舉則為君之能事畢矣未聞以書畫筭學為急務也使是學為致治之本則唐虞三代不世出之君當先為之矣又何待于宋之徽宗乎特書于册所以識徽宗用意之失也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十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弾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發明　重定者不宜定也惡已甚也宋之所謂黨人者皆一時之君子既非有蠹政害民之事又

非有挾私報怨之愆何以謂之黨人而疾之之深耶葢君子有朋而無黨小人有黨而無朋然反以君子為黨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難其名必目之為黨人則濟濟多士皆羅網中而小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天地之紀則國未有不敗亡者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也夫何沈溺于豫弗克稍悟惜哉客死五國夫乃非天報乎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沈沒世無聞然後已然而諸賢流芳百世蔡京遺臭萬年者其皆出于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〇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薦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計二千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

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丞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户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而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于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羡財以供侈費于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户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過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廣義安石變法以羨財而民以貧蔡京變法以羨財而國以困姦臣誤國如出一律為人君者葢亦致謹于大學理財云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廣義徽宗復封孔子之後為衍聖公者何也無非尊敬之也葢其意以為尊敬聖人不若使聖人之後綿常與天地相為悠久不亦善乎噫徽宗尊敬聖人可謂至矣獨不思尊敬聖人者止欲行

其道也苟不能行其道則與不尊不敬者等耳惡在其為尊敬者乎厥後身亡金國者非不尊敬也不行其道故也

是歲大蝗

發明曰大蝗言其甚也不舉其地為天下記災也人謀不臧感召天變徽宗以災為玩粉飾太平豈不惜哉蓋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何足與論治道乎綱目所以謹而書之也

安惇卒

廣義安惇以小人致位通顯故于其卒而不銜之也不銜貶之也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必争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蕃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争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乙酉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于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發明童貫前既命監洮西軍令又以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則是邉將大兵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宋室為無人矣豈不甚可愧哉

廣義考之汴宋中葉之患莫甚于西邉曩有韓范二公所以西憂為之少弭然其才識少有不及二公者固不足以當此又況刑餘腐身萩麥不分者乎昔晉文公得原問守于勃鞮尚貽識者之笑今徽宗用童貫為諸路安撫使則又甚于晉文之問勃鞮也宜乎見鄙于君子以為千古之嗤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尚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

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為兵

器者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陜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

廣義錢之通于民者便民之用也以銅為之者欲其堅久也雜以鉛鐵者脆而不可用也徽宗

此舉為遼夏設也非便中國之民也綱目書此所以著其垂意邊功也

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峒王江蠻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廣義徽宗一好開邊其臣王道祖即能投其所好以邀功然則為人上者烏可不謹其所好哉

復銀州○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㓂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發明 賈山曰天子之尊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然賞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曾孝序以言事切直見忤蔡京遂遭竄逐則是當時黜陟之權盡歸蔡京徽宗不過拱手而已豈不深可惜哉然而善言沮抑諛言日聞天下其

不至于亂者幾希矣故書竄孝序而以無罪例書其義可見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綽羅右監軍日木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詔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哭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斯羅斯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

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都爾伯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受郢州防禦使

廣義 未幾夏人遂報州郡之役開邊果何益哉此綱目所以辭繁而不殺也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温叟等選開元通禮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

博撰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常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廣義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非天子曷敢議哉綱目特書之而備詳其目者亦足以見禮樂自天子出也使凡徽宗所用之心若此何咎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夏兵也

廣義遼來聘而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遼之來為夏求還侵地及退兵則是有救災卹隣之意求通中國之心而能修諸侯之職者矣故不念其舊惡而遂進焉然因遼來聘遣使報

之此乃中國之正體耳綱目尚輯和之義意深遠哉

夏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六月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廣義四輔之制其來尚矣周漢皆然然其所輔者皆碩德良佐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也夫豈

以屯兵為戍守之計哉蔡京竊四輔之美名售一已之奸計其愚蔽宗也孰甚律有曰倚法為奸京之謂乎

還上書流人○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于王口砦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為庭孚二州

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於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壝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

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錫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于鼎外

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發明人君當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威以賢才壯國以恩信結民則不必制禮作樂而天下自服不必驕矜侈肆而天下自尊徽宗既命漢津定樂鑄鼎至是甫成御殿受賀則其尊已傲物之心可見矣以方士所定之樂以方士所鑄之鼎果何足取而侈大之若是哉分注言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流水溢于外此非小變也意者北方致亂之兆詎不必然徽宗茍能悟此益加砥礪則宣靖之禍或未深見也故書以深識之

廣義九鼎何始乎始乎禹禹除水患分别九州任土作貢井田封建以盡養民之道所以即其成功鑄于九鼎以為萬世之準故後世欲傳功業于悠久者亦必以鼎焉未聞以此為聲樂之本也漢津欲欺徽宗故以大禹聲律身度為作樂之本言欲作樂必先鑄禹之九鼎是欲以徽宗方之大禹也噫大禹聖人也徽宗愚人也蔡京以方士蠱惑君心厥罪曷可勝誅

詔徙元祐黨人於近地

惟不得至畿甸

廣義書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是亦京賊天理暫明自恐其奸之所發也然猶止于近地而不得至畿甸者又恐衆皆崇信諸賢攻己之惡京賊之作偽也味諸綱目義自見矣

冬十一月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啟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饔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廣義林攄以四月如遼報聘通好也況古者交鄰之道有德則如湯文否則謹夫守禦而已烏可激其怒以起釁哉觀京使攄所為則直在遼而曲在宋矣曰京之心何心也曰其心蓄求遼殺宋使然後可以興師問罪而已得立邊功也岌岌乎險哉然則林攄何以削其官恐其從京也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

石京諷沖塞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勔領應奉局及綱事動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于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斵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具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淩轢州縣道路以目

發明嗚呼自應奉花石之事興而天下大亂矣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徽宗不寶賢人而寶遠物自足一草一木一禽一獸凡可玩者漁獵于民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

取之必得乃止民之預是役則破産粥子以供其須而民不堪命從可知矣蓋節儉保邦之本驕奢喪國之媒徽宗惟思適己而不思害民天下壞亂其柰何哉自古之君未有長傲縱欲而不亡社稷者後之有天下國家之責者當以是為鑒也

廣義 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隋煬帝陳後主一律也然煬帝之頸斫于宇文化及之手後主之身隕于臺城辱井之中徽宗之命殁于金人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于三君也哉無乃自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況三君兼有者乎觀于此則有國者不可以不預建太子而使端人導之也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于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發明　漢津雖為方士然前加虛和冲顯寶應先生今復賜號嘉成侯前史書曰卒而綱目特筆曰死何哉彼以鄙賤之民奉虛無之教固當從貶削之例也綱目之於貶削雖膺封號亦皆書死況漢津乃方士乎

丙戌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發明　三星邁德七曜順軌此固聖賢在位而日星為之明潤也烏有帝王修政立事而天變屢形于上者哉是時徽宗繼統使其果足以任代天子民之職則無是矣書彗出西方長竟天而不聞

有恐懼修省之實未幾弊政大作終于不悟海內愈亂不可救止人主觀此可不克謹天戒也哉

廣義四年冬用朱勔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杭州其逆理違天也甚矣故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嗚呼天道之應捷于影響可畏哉

○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来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發明 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上書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書還上書流人書詔從元祐黨人于近地書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染遷善改過則何天變不消而民心不得哉惜其求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佞復熾此其終于悖亂而不救也噫

廣義 直言以詔求因星變也毀碑以半夜畏蔡京也嗚呼婦制其夫則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則國體不可立易曰輿說輻夫妻反目此之謂歟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

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官留後察院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埽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契丹持玉盤琖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于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辨京曰事苟當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矣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

戒飭言者乃已

發明

蔡京總權罔上誤國殄民觀其所為無一而非違天理失人心之事故因免而特書有罪所以深貶之也見君子之心得惡惡之公矣

廣義

徽宗因天變而悟蔡京之奸可為幸矣故綱目于京之免書二月者記其去惡之時也書有罪者正其為惡之實也然猶謂免之者失討賊之義也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然挺之多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劾蔡京

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

廣義蔡京窮凶極惡無所顧忌趙挺之深奸極詐依違取容一月之間退一小人進一小人則進退具瞻皆小人也安望所謂輔導正救之益哉噫徽宗孤立于上羣邪交攻于下譬諸顛木被風雨而求其不仆者鮮矣

三月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廣義二月拜趙挺之為相三月罷求直言則知罷求直言者雖由徽宗要亦挺之逢迎之所致

也然則正月因天變而詔求直言三月即罷之如是是識天變不足畏矣噫直言既罷則邪說交攻宋之狂瀾吾知其不可回矣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經制司徙陶節夫知洪州

廣義　按春秋解仇釋怨曰平此曰平何恐宋也蓋宋不能撫馭外夷常欲致怨起釁而又無如之何然則曰許者其亦因彼之所求歟學者察之義自見矣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昺所造也

秋七月朔日當食不虧

廣義日者衆陽之精人君之象當時徽宗猶能置議禮局毁黨人碑復謫者籍封太祖之後釋外夷之怨封聖人之裔退蔡京之奸行紀元之歷數事可觀天道即為之應綱目特書其有以也

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羣臣稱賀

發明凡書稱者不宜稱也日當食不虧者歷官擇術不精失于詳究也宜慰而不宜賀也說苑曰人臣之術虚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扶其惡乃其職也夫何因日不虧相率稱賀苟有大夫之志者必于焉而變矣綱目兩書日食不虧者所以著其從侈無度阿諛謟佞云爾夫豈無故而書之哉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令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于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發明小人患得患失之心至是益見矣是以欲知君子小人之分當于進退取與之際君子之

事君言聽計從則就之少有拂逆則去之雖終身不用畧無怨恚之意小人之事君貪緣攀附以進之逢迎阿諛以悅之雖昏夜乞哀殊無羞惡之心蔡京乞罷相位憂心沖沖潜令其黨進言京師尋復召用則其奸險之心豈不從可知哉雖然徽宗既識其奸而免復因人言而用則徽宗之心卒無定見矣宜書于冊交識之耳

廣義去年春三月徽宗既悟蔡京之奸凡京所建置一切罷之而以有罪免則徽宗自當進用君子蔡京自當羞愧隱遁如是則朝廷清明庶政惟和今以改元正月復用蔡京為相則徽宗乃羣奸之首而蔡京不復知有人間羞愧事者也且元年正月為王政之始尚書僕射為百僚之綱發政之初而復用巨奸則宋事之不濟可知已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于女真子美市于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廣義蔡京既相則所進者皆其類也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依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子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黄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宫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發明 蔡攸京之長子不學無術以父勢而驟得學士是誠藉父兄之勢為美官者也則同惡相濟而名器濫矣一姦未退而復用一姦其弊可勝言哉此徽宗所以終致禍亂而不悟也吁故綱目

特書識之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廣義

聖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釋之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今徽宗能特設八行取士科可謂敦本務實之舉有足觀矣但蔡京當國吾恐所取者或非其實矣

夏五月以蔡嶷為給事中

薿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于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秉間隙而投異志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揺國是不以為憚願逆慮其未至而絶其原于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頒天下甫觧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年至侍從前此未有也

廣義前書以八行取字蓋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繼書以蔡薿為給事中者何蓋蔡薿所陳皆迎合阿附之説其有愧于八行多矣宋之徽宗設科取士而所得者皆逢巳之惡者也書曰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此之謂歟

鄧洵武免

時妖人張懐素謀反朝士多株連者而洵武與其黨連昏坐免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侍郎○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攄同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税竄御史蕭服于處州

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茍富貴乎遂閲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税服覊管處州

而縱竟
竄海島

發明 君子之所守者義而已不以威武而屈節不以權勢而移心蔡京妄興大獄株連千人而遣畸服往治苟趨富貴者必附會羅織以成其獄焉君子以為事不合義寧違權要詎肯阿諛以陷人于非法乎觀其所歎之言毅然有守確乎不拔是誠輕勢利于鴻毛者矣嗚呼非明于大義安能言之若是哉然當時皆京之所為故其貶官而以無罪例書則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夫法者天下公共之理非一人之所得私也今蔡京以私滅公而濫殺無辜沈畸蕭服直欲以公滅私而閔釋無辜且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觀于此言則其直氣至今凜凜可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矣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又銜之而又地其貶竄者正欲播

揚清風以起後人也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手書無所不讀其學本于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籲頤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劉絢有力焉仕終校書郎良佐學問該贍事有未澈則顙有泚嘗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矜字耳頤喜曰是子可謂博學切問

而近思者與遊酢楊時呂大臨在程門號四先生仕終監西京竹木場酢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及程頤興扶講學酢盡棄故所習而學焉仕終知濠州繹家世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于市閭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會頤自涪還河南繹往受業頤稱其頴悟嘗曰吾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而始學于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邪等人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弟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秘閣者頤無故不予其削也蓋程子

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耳雖然其學雖屈于一時其業實伸于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非為程子惜而為當世惜也

廣義

考之伊川于元祐元年春三月以司馬光呂公著薦為崇政殿說書二年秋七月即罷之七年春三月服闋除直秘閣紹聖四年冬十一月哲宗追憾其直道事人編管涪州元符三年冬十月徽宗即位之初復以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受俸一月致仕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除直秘閣程頤名然削既除其名矣今于其卒而不書直秘閣而書故直秘閣者何哉蓋直秘閣乃哲宗所授不與于徽宗也觀綱目之書法其義當與晉徵士陶潛卒例同

冬閏十月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黄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廣義尚書為百僚之宗樞密為六軍之轄尚書之統百僚樞密之掌六軍非才德兼備者莫能勝也觀夫林攄以怨隣生事被謫居中以後宮寵嬖承蓋二人之不可當重任也明矣徽宗不察乎此而以之負乘其何以師表庶官而統御六師哉綱目記其月而大書者譏之也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畫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買啓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發明

蔡京用事以言為諱而方軫獨論京姦挺然不畏詎非鳳鳴朝陽者乎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非忠臣也軫固知京方得君而不可觸上初信京而不可犯然緘默充位苟焉無恥雖祿之以天下不顧也言而不聽則直在我而曲在彼矣我何為而不豫哉故

書流太廟齋郎者旣美方軫之
愛君又責當時之無人也吁

廣義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乎爲千古忠義之倡奈何蔡京當國日以虐𦦨薰炙忠良少有違忤遂加貶黜是以有懷者不得自盡無志者舉爲厮役朝廷黯黮天下悽惶故方軫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所以奮不顧身爲徽宗痛言京賊之罪而請誅之也于時徽宗則當大召羣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同致去惡之力也夫何徽宗不以軫言示衆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兇流毒于軫故綱目書曰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以見軫之流雖出于蔡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矣君子原情定罪則徽宗蔡京可謂厥罪惟均者也

十一月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
食分率羣臣稱賀

廣義曰者人君之象天之垂戒莫先于斯故書曰
嗇夫馳庶人走瞽奏鼓先時者殺無赦後時
者殺無赦以見古先哲王立法垂訓之謹天戒如
此今蔡京當國上天垂戒正當恐告徽宗省身克
己君臣警懼改過從新上天必將轉禍為福矣今
而恬不知省反率羣臣稱賀則豈特所謂天變不
足畏者哉蓋將誣罔上天靡所不及矣孟子曰
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蔡京之謂也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
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
不令納王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
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

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名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彐年厚以官爵金帛撫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華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于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麗恭孫趙遹程隣相與效之邊釁益多故矣

廣義 考之祖道以崇寧三年希蔡京意開邊至是名為兵部尚書者則是徽宗留意于祖道多矣嗚呼開邊之臣而得擢顯位如此則凡食徽宗之祿守徽宗之土者孰不以開邊為意哉有國者不可不慎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知涪州龐蔡孫說誘之也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發明 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為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為異何也蓋有是事而有是應則為嘉祥無是事而有是應則為災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黃河清得見于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亦不得附益之也然自宋及元歷年既久善政亦多豈無河清而不見于綱目是君子于他君皆削之矣獨徽宗黃河清元順黃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君獲罪于天今乃河清是反常也在不修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為變異是綱目於宋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廣義夫水者動物也于五行所以屬知焉動則濁靜則清宜動而不宜靜清則靜而不動濁則動而不靜此水性之自然又況黃河亘地飛沙括土奔流到海自古迄今而常濁者以其性之動也譬則人身之有營衛焉未有營衛不動而獲其體之安寧者也且名其地為乾寧于以見乾為君象理所當寧河清者國體不寧之象也然則世有獻河清頌者不知其昧此理歟抑不知其故為是諛佞之證也臣故因綱目所書姑廣此義以俟識者云

戊子

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發明 易曰豐亨王假之弗憂宜日中傳曰然王者至此盛德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無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弗憂宜日中也古之聖人處豐大之時兢業如此未聞有逸樂之心也徽宗驕矜侈肆粉飾太平乃特于正旦受寶肆赦誇耀天下國事置之于度外私欲逞之為固然吁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特書于册深譏之耳

廣義 考之分注曰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嗚呼秦為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為戒者莫不以之為首稱苟秦制之合禮何為一世而亡然則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于陛下則令日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悦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朔日食○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易鎮奉寧恃功驕恣選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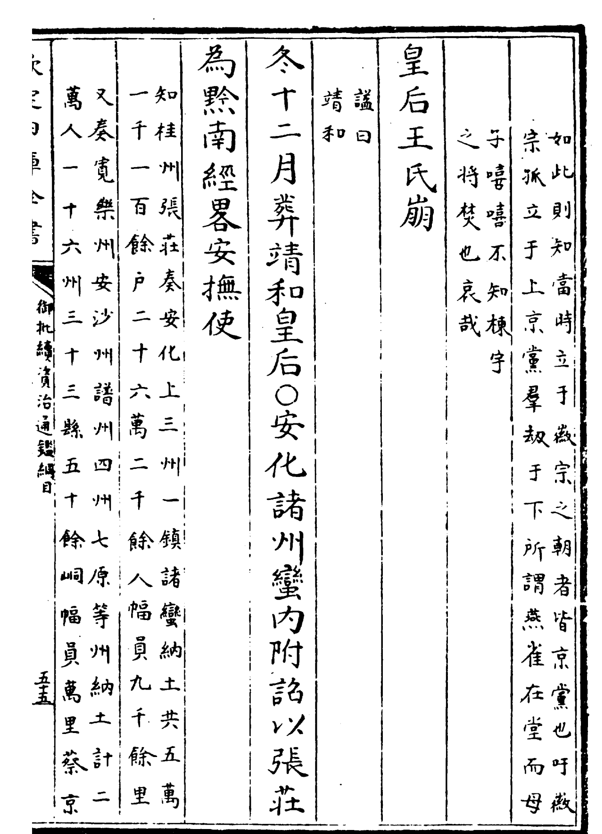
發明 賞罰人君之大權不以私喜而加賞不以私怒而加罰在于義之可否而已義苟當賞不以私怒而廢賞義當罰不以私喜而廢罰令徽宗前置黜南加蔡京太尉此復洮州加童貫司空則

是賞罰之權倒置矣夫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之以金帛可也況太尉三公之職安可加于京之小人司空六卿之任安可加于貫之閹寺乎則是徽宗知有京貫而不知有賞罰也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愧哉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攄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攄知開封府同知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輙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廣義是時致位通顯者無非蔡京門人故老同惡相濟之徒也林攄余深掩覆其惡即力引之



如此則知當時立于徽宗之朝者皆京黨也吁徽宗孤立于上京黨羣叔于下所謂燕雀在堂而母子嘻嘻不知棟宇之將焚也哀哉

皇后王氏崩

謚曰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安化諸州蠻内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户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

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内附以其地為溱州○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發明　子思之作為中庸開闡聖道澤及後學誠宜以之從祀也然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而以子思從祀孔子則是冠履倒置而胸中之涇渭不明矣詎有安石小人而陛配享之列子思大賢反與從祀之列乎即此一事而觀則其用人行政從可知矣綱目特書適所以識之也

廣義　徽宗尊禮先聖賢孫可謂光明正大之舉夫何敬聖人而背其道邪孟子所謂自棄者徽宗之謂也

己丑　三年春二月南平夷内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及播州

○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常恐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廣義成湯太甲聖賢之君也仲虺伊尹以謹始之道告之蔡仲忠孝之臣也成王亦以謹始之道勉之何也蓋人情孰不善于其終然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鮮矣康國始因蔡京而進已不能謹其始矣始既不謹安能善其終哉觀夫分注載康國之言其亦具乎惜然不識事體者也患在急

于進取但得好官不擇是非一意為之噫與其不義富貴而暴卒于侍漏院孰若安貧守賤而考終命于蓬蒿之下為愈乎綱目于康國削其官而著其暴卒之實者良有以也

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稅

時童貫權益張與黄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内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童貫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耶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發明 人臣當以直諫為職人君當以從諫為務人臣畏威而不諫則是臣不稱職矣人君拒諫而不從則是君不知務矣是時童貫權威陳禾論之及帝不從而起禾乃引落帝裾觀其言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苟非愛君之誠盡忠之至者曷克言之若是哉夫何徽宗惑羣小之言受無辜之譖則是禾能盡職而帝不能知務也費山曰為人臣者盡忠竭誠以直諫主陳禾無愧為故綱目直書譴右正言則其君拒諫之非曉然見于書法間矣

廣義 孟子嘗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其意言為君者當存忌憚謹畏之心即所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也當夫徽宗之時夏人憑陵遼人跋扈皆欲覬覦中原豈細故哉為徽宗者一得陳正言骨鯁之言即當改絃易轍側身修行以固國本僉墨者黜奸邪者誅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土木之功不興禱祀之非不作若然則九夷八蠻殆將聞風向化尚何憑陵跋扈者之足慮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是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若陳禾之讜言所謂逆徽宗之心者也童貫等邪說所謂遜徽宗之志者也徽宗于逆心之言若進鴆毒遜志之語若飲醇醪其與太甲不可同日而語者矣太甲安得不興而徽宗必得不亡乎直書于冊是誠

後世人君之龜鑑也

夏四月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盎字帝笑曰卿誤耶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為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攜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

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

廣義分注載林攄不識甄盎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故黜之且甄盎二字其果難識者耶苟于此字而不識則其于理道必槩乎其未有聞也故不惟月之而又去其官書有罪者鄙之也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攄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發明曰讖緯術數之學固非君子所尚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不聽則已罪之則過也孟翊因畫卦象而知宋將中微是亦思患預防者徽宗不樂竄之遠方嗚呼過矣縱不能從其改號變事之說獨不能警省于身乎此徽宗所以淪于危亡而終不能悟也綱目于孟翊以無罪例書所以恕孟翊也恕孟翊乃所以罪徽宗耳

六月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技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之

廣義考之蔡京于哲宗之朝為翰林學士承旨以陳師錫等論其奸既有罪免矣于徽宗崇寧五年二月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復有罪免至是又以中丞石公弼御史張克公劾其罪惡免之綱目于蔡京書有罪免之者凡三皆失討賊也今徽宗于蔡京屢起之屢免之則知徽宗乃罪人之主蔡京實罪惡之魁矣嗚呼蔡京不恥于有罪過以要君徽宗又樂于用罪人以縱欲宋之君臣安其危而利其災者如此寧不起讀史者之三嘆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

至此如人一人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貪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明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遂夢得而還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得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

四事乞按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發明

秦誓曰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蔡京妨賢病國兼秦誓之長而有之正仁人之所深惡者當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夫何因衆論不容僅令致仕復居京師則是春眷不舍故塞一時之議云耳徽宗于一小人愛猶同氣卒致天下大亂播越海濱方有悔之之心嗚呼亦晚矣故直書以深譏之

廣義

益聞致仕者致還其君之事也人臣致仕則當退歸田里奉祀丘園而于王事一無預于巳焉今蔡京既曰致仕仍提舉英宗實錄留京師者意其名為致仕實為起復之地也小人貪戀權位如此其與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其賢不肖何如耶

罷鑄夾錫錢○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昞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啓喪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禮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純滋州

庚寅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令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也蒙對

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問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

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别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知杭州

發明　彗出奎婁其異甚矣楊氏萬里曰且夫災者天也變災為祥者吾君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于君心故君心之彗孛銷則他無彗孛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他無景星慶雲矣徽宗能詔直言闕失貶蔡京出居杭州則庶幾有敬天聽言之心焉苟能從此改過自新則何往而不善惜其求言未幾而復拒貶京未幾而復用為可憾耳原其情不過驕奢一念既侈而難遏

因物有遷不能定主也是以人君當防未萌之欲噫

廣義時政闕失莫甚于蔡京之朋奸誤國也百姓懐惶神人憤怒今者忠言交進明正厥罪為徽宗者或誅戮或流放或竄殛速紓百姓之寃神人之怒則上天必有行愛之心殆將轉禍而為福矣夫何徽宗既識其奸又且使之為尊官居勝境而不投諸荒裔以禦魑魅者何哉由其與之心孚意契不忍一日釋去朝堂跡其此舉特以公論不容故具名雖貶而恩不替耳考其顛末意自見矣

余深罷

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於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廣義觀公注討妄言拓地之罪則知當時王祖道言黎峒王江蠻楊晟免等内附張莊言寛樂等州内附者無非希蔡京之意邀邉功以趨利耳豈真有所内附哉今以蔡京之貶而羣奸因以敗露是亦當時之一决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盗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廣義商英阿附蔡京之徒也其立心操行無以過人特以能立異同故時人稱其賢耳方之蔡

京稍優矣是時蔡京既貶國事一付差勝之人而天意即為之改則知當時天厭蔡京之醜益可知矣不然綱目何以前書五月貶蔡京而六月即用商英矣比而觀之其義自見

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為門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九月朔日食○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發明

皇后母儀天下儷體宸極猶坤之配乾其禮甚正豈宜苟立然貴妃乃太后之押班因其

善于承順遂正東朝之尊是誠悖禮而亂德也故書立貴妃鄭氏為皇后循名責實其肯嚴矣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辛卯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

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于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寛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踈凡所當為

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恐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醖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王襄免

坐薦引近侍也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發明

一宦者至微耳違之使遽特稱使以書之殆若將陰指衛專命然者所以著其擅君命肆欺妄開邉釁亡宋室之端也如前書唐遣宦者馬彦珪使蜀同意

冬十月羈管陳瓘於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彚在杭訟京有動揺東宫迹杭州蔡薿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彚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害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内侍黄經臣莅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政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彚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録改修神

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抉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廣義陳瓘嘗為諫官其剛介正直人所難能然于羈管而不書其官者非貶也以明非汚世可得而罪之也綱目辭同而義別者以此類耳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禄卿行汚而内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来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来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發明以者不可者也馬植燕之鄙夫冒姓李植童貫以其有圖遼之策遂與俱來徽宗不鑒是

非加官賜姓則是君臣昏失之矣雖然貫乃無知奴材利在欺君安能憂國詩云匪教匪誨時惟婦寺此蓋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也然則人君未始不為婦寺之所惑者徽宗寵任童貫言聽計從自興李良嗣來而圖燕之議起矣厥後國之大亂實由二人尸之故綱目因童貫以李良嗣來而特書之所以志其基禍之始也

廣義 分注載童貫薦李良嗣獻滅燕之策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餘年矣一旦啟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則徽宗自當恪守祖宗之法一如議者所言謝絕良嗣責譴童貫如光武之于西域不亦可乎今而一得姦人之策若飲甘醴何等快心嗚呼徽宗如金之禍豈非由于偏聽而自貽伊戚也哉

壬辰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二月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内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禁史學

詔士毎得兼習史學從監察御史李彦章之請也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止矣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于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發明 親善而不近則善為益疎去惡而不遠則惡為日長徽宗之遇蔡京猶魚之得水雖堯舜之待禹皐陶不是過也上書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此書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其尊之也至其敬之也隆殊不知大奸得路羣險彙進養成亂階悔將奚及是亦氣數之使然歟抑亦徽宗之樂禍歟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 大抵人臣致仕者致還人君之事而無再仕之義也京嘗致仕矣而又再仕者何徽宗私昵蔡京之甚也故于御筆之請畧無所吝而遂其奸計焉噫明主之于顰笑猶為之愛惜徽宗于詔

制之重反輕為鴻毛其
不亡國者吾未之信也

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幸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内侍省職悉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摠使華黄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廣義書曰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是百官之設本于祖宗一定之制非後人可得而變也今徽宗縱蔡京率意自用而更制官名則是祖宗之法廢于一朝矣欲求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冬十一月受元圭於大慶殿赦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

發明君人者謹其好惡嚴其政令勿作無益事勿為厲民圖則國本固而天下治反是則政日以壞而令日逆不惟國不可治而天下不可治不惟天下不可治而身且不保矣大觀元年書受八寶于大慶殿赦是年書受元圭于大慶殿赦則徽宗驕矜自肆之心益甚矣治天下者以豐年為利賢

臣為寶玩戲之物馬足以為輕重邪蓋赦乃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數赦則獘生獘生則民慢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苟不行仁政而欲數數赦以結人心豈不憂乎其難哉迹徽宗之所為則其崇無益縱侈欲而無可為之機云耳安得久而不亂乎故直書以著其失也

以何執中為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發明 加者不宜加也周禮閽人之設不過使之掌門禁供洒掃而已雖功蓋天下不當加之以爵也太尉三公之職貫以邪僻奴材安可任三公之職乎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爵亡及惡德惟其能徽宗以貫為賢歟則無經邦濟世之才以貫為能歟則無輔世長民之德不過養成亂階貽禍天下耳徽宗忍以祖宗之天下而敗壞于閽人之手哉故不曰以而特曰加其義蓋可見矣

蜀夷内附置祺亨州

罷恭孫說誘之也

癸巳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菜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兖國鄒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須辟雍大成殿名于

諸路州學

發明春秋繫王曰天其尊無對而公侯伯子男謂之五爵是為列侯自秦政初併天下自稱皇帝後世因之遂以王封臣子甚失古人稱尊之法也葢安石邪辟小人王雱陰柔小子擬以春秋之

法乃亂臣賊子之魁桀耳前書以安石配享孔子此又加贈王爵以雱從祀抑不知安石父子何功于聖門何德淑後進而授以至貴之爵予以尊崇之禮哉則是徽宗知有安石而不知有公議也凡直書而貶在其中者此類是矣

以何執中為太宰○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首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年三十五諡昭懷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無故何以自殺必有任其責者焉劉氏雖有干政不謹之非然處置得宜防範有法禁交通之漸嚴出入之途可也行將廢黜彼何能堪況劉氏哲宗之后徽宗尊為太后則名分已不可廢矣今以小過逼后自縊然則徽宗之心何心哉故直書太后劉氏自殺則正名定分而徽宗不能辭其責矣

廣義 太后者劉婕妤也其輕浮能佞嘗爭座而搆后孟氏之廢固難以母儀天下哲宗特以其嬖藝而立之耳嗚呼天下母豈多藝者之可為邪然而自殺者必其心有愧怍而不可居于人上故也分注所謂不謹間者意自見矣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鄧洵仁罷○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廣義　作不宜作也作和陽宮安道像則其名義已非正矣古之聖王寧薄于自奉而厚于神人不以無益之事貴民財不以無益之作勞民力雖宮室之卑飲食之菲奚顧焉徽宗置講議司以歛天下之財置應奉局以羅天下之物賞邊功以啟天下之兵作和陽以竭天下之力日積月累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人心既失天命必離迨至宣和之末始悔而罷之則天下怨入骨髓雖欲改之不可得已故綱目特書以著其奢縱之甚云耳

以薛昂為尚書左丞○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葬昭懷皇后○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于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怗懘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八月以何執中為少師○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

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名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封為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為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
中翰林學士

發明　自漢武崇尚虛無而寵信方士至于欒大李少君之輩或為列侯或尚公主唐憲之寵柳泌皆漢唐失德主之所為宋興以來初無是失真宗慕道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至于徽宗其弊滋甚矣帝殷鑒不遠何以循其覆轍乎蓋由燭理不明故有是過耳剛明之君詎如是哉自此

崇尚虛無之心駸駸乎已不可遏矣綱目特書其義自見

廣義 分注云王老志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昔歲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觀此則知其為人言休咎者大率類此不知果何補于治哉後世尊尚言休咎者莫過于邵子然程子有曰吾兄弟二人那得許多工夫蓋程子于邵子之學非鄙之也正恐其流弊之極有妨于修齊治平故也況淫邪之去邵子萬萬者哉嗚呼邪正之在人無世無之猶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聖學之有異端由相為之對待特在人主好尚何如耳人主好正而正者以進好邪而邪者以來苟人主惟正之是好則邪者反見役而為之助焉正猶陰之輔陽小人之事君子異端之歸聖學一也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哉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誥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旛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發明　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蓋心以自欺然後人欺之欲必自修然後人修之何者君子可誑以理之所有而不可眛以理之所無天子儀刑四海表正百官事非合義則不言言非當理則不發天子者父天母地故天子祭天地職分之當為夫天者何理而已豈有樓臺重複人物駢雜

之事乎葢由既欺其心邪氣乘之而羙牆之間怳惚如見耳雖然徽宗以為自見天神詔諭百官而蔡攸鄙夫曲為承順是乃徽宗甘于自欺而小人亦得以欺之彼陽氣輕清上浮為天陰陽屈伸謂之鬼神安有天之上復有神人如世之王公大人者哉此理甚明不足辯者若徽宗者誠易惑而難曉云爾自是土木神仙之事與馴至于亂而後已也綱目特書存後戒耳吁

廣義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古之聖帝明王立法垂訓者若此未有閒天書之妄貽示典籍以為後世之法也况誕誕之說庸人鄙夫之羞道者也今徽宗身居黃屋而甘為庸人鄙夫之不若者何邪其意以為吾祖真宗尚或為之吾今志在紹述烏可以背其道哉彼非不知天神降為非也而直欲聾聾華夷之耳目也故綱目書曰以天神降以者用也徽宗用天

神降豈眞有天神之降哉噫人心之公庸可欺乎徽宗祇自欺耳自欺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悲夫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廣義綱目記其月而特書于冊者所以著徽宗用心不端而擇術之不正也

女眞阿古達自稱達貝勒

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魚頭宴遼主命諸部次第起舞至阿古達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麄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

設有異志葛爾小國亦何能為逵主乃止阿古達歸疑逵主知其異志且以逵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至是節度使烏雅舒死阿古達襲位為達貝勒逵貝勒之稱者長官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古達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發明稱者不宜稱也書自稱達貝勒者所以著其跋扈叛逆之始也未踰年而浸不可制矣綱目書此亦童牛之牿之戒有國家者可不當知所謹哉

甲午

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發明嗚呼徽宗崇尚虛無之心至是極矣拜官階級國有常規如文武官自一品至九品之類是也然不過用賢之資目徽宗寵信方士遂置道階而有二十六級二十六等之歸則其無知妄作悖禮滅義之事為可見焉上書求道教仙經下書置道階無一而非慕道之事噫苟以是心推之治國則亦何往而不善哉大書特書深譏之也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〇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侍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

海琉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别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大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于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從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道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發明 宗廟書成慢也宮殿書成貴也昔唐堯居帝位厲玉以白繒茅茨不翦樸桷不斵素題不枅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夏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漢文惜一臺之費唐太宗惜一殿之資有天下者未始不成于節儉而敗于奢侈也徽宗之作延福極其華麗雖竭民財而亦不少卹嗚呼傳有曰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今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故特書成所以譏之也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舒嘗以遼主不遣阿蘇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古達襲位相繼遣普嘉努實古納等索阿蘇遼主終不許古納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古達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御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古達聞之

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哈子尼瑪哈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尼楚赫羅索棟摩等為將而使博勤和徵和蘭都古嚕訥兵九月阿古達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于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色實墜馬阿古達射殺之阿古達之子斡布與數騎陷遼圍中阿古達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古達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薩哈在別部聞之使尼瑪哈及古紳來賀勸其稱帝阿古達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寧江州塡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樂太師等被獲阿古達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氏皆無徭役壯者

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馬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明安猶千夫長穆昆猶百夫長也

發明 舉號而稱名斥而貶之也叛者不順之罪取者收奪之名皆貶之也女真遼之部曲是乃臣耳以臣叛君其罪甚矣君臣之義內外皆然豈以遼主淫酗而未減其罪哉綱目書此亦所以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

廣義 夫叛者何背其城邑之謂也女真遼之屬國也其朶頭于遼久矣特因遼主荒淫得遂其覬覦之心不然亦遼之率服者耳豈可以或叛也哉綱目書阿古達叛遼者正君臣之分昭史筆之公也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托斯和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都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德勒岱曰如托斯和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古達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古達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古達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師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古達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

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闘志遇敵輒潰阿古達進襲遼蕭廸里于葛綝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書伐所以罪女真而予契丹也迎戰者所以著其抗君之罪也書大敗志遼之弱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強弱之機興亡之迹可知矣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上書十月阿古達叛遼此書十一月遼伐女真葢遼主雖荒淫不道君也阿古達雖強壯有為臣也烏有臣叛君而不加天討者乎綱目所以正名定罪書叛書伐者以此雖然遼師之敗女真之興何哉葢遼師雖衆行師而無紀律易曰師或輿尸是也女真雖寡行師

而有紀律易曰師出以律是也嗚呼此雖人事亦繫于天觀夫遼與女真其衆寡不敵也審矣自非大風忽起塵埃蔽天而為阿古達之助于時勝負未可知也是則天于夷主要惟福善禍淫有不爽矣嗚呼漢高因大風而殪項籍光武因大風而滅王莽阿古達因大風而滅遼人益歷代之興亡雖異而天為之應者理則同耳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不其諒哉

十二月遼賓解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鐵驪王奚和勒博降女真未幾逃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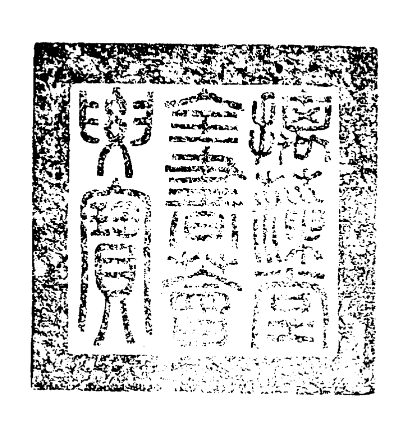
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阿雅卜遺書其國統軍梁多琰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

春末秋士有饑色若徑擣定遠唾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多淩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窖穀多淩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阿雅卜以其部萬餘歸夏

夏主築臧底河城詔童貫為經畧以討之

發明 自用貫為陝西經畧而邊隙之事興矣徽宗內作宮觀之事以竭民財外搆金革之禍以竭民力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不足惜而乃虛內事外忘本逐末迨夫天怒人怨淪于敗亡未始不由童貫啟之也徽宗信一刑人有如手足殊不知宣靖之難貫豈得而解之哉直書於冊蓋譏之也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朱希光